

启明文丛

民主与乌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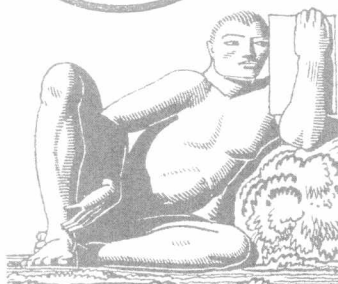
陈彦
著



013031012

启明文丛

C52
241



民主与乌托邦

——巴黎读书思想札记

陈彦
著



北航

C1638740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与乌托邦：巴黎读书思想札记 / 陈彦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

ISBN 978-7-108-04273-6

I. ①民… II. ①陈…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6713号

策划编辑 刘 靖

责任编辑 颜 箐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3月北京第1版

201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1.75

字 数 196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38.00元

自序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去国，蹉跎至今已近三十年。在这期间，中国自然是我最为关注和心忧的对象。这里有我的同胞父老，有我的文化根脉。我写下的有关中国的专著和文字，其中既包括参与国内思想文化辩论的中文文章，也包括向国外传播中国文化信息的法文著述，都可以作为印证。同时，我也写了不少有关欧洲的文字。收入本书的近四十篇文字（绝大多数散见于国内评论与思想性杂志）即是从这些文字中挑选出来的。

此书的出版，将是我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文集。能够将自己多年来对欧洲的点滴思考系统地呈交给国内读者，自然是作者十分乐意的事。但是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更使我感慨的是三十年来欧洲对笔者一以贯之的吸引力。人在欧洲，思想自然会受到欧洲的牵引。但是我知道，欧洲对我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仍是来自中国的动力。在全球化无远弗届的今天，信息已经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思想更是具有穿透边界的力量，无论这个边界是人为的还是地域的。从此意义上讲，与其说常年对欧洲的实地观察推动着我的读书和写作，不如说是中国、欧洲两地交互映衬与换位思考牵引着我的求索和研究。

本书所收文章跨度较大，从80年代直到今天。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笔者各个时期对欧洲关注的重点也略有

不同。大致说来，写于 80 年代的关于法国知识界、思想界的新知与观念的引介性文字较多，而后对历史、社会、政治等事件和问题的分析和反思则渐居其上。从内容上讲，我的兴趣也渐渐从对法兰西历史文化的探求走向对欧洲整体尤其是战后欧洲联合工程的关注。这既同中国社会与思想氛围的变化有联系，也同我本身的社会活动分不开。80 年代初，中国社会洋溢着自信和开放的气息，由“思想解放”而开启的当代中国开放大业宏图初展。引介欧洲知识，将个人所学的点滴汇入故国启蒙大潮，是我们当时在外人文学子的共同愿望。90 年代之后，中国启蒙改换了方向，引介新知让位于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此书较多的关于法国及欧洲社会问题的反思文字均属于这一类型。本世纪之后，中国与欧洲虽然商务与文化接触日益密切，但双方了解并未同步提升。为此，我自 2005 年后积极投身中欧社会论坛的工作，由观念到行动，也促使我加强了对欧洲联合实际进程的关注。

本书涉及范围宽泛，并无一个集中的主题。如果这些文章有什么共通性的话，即是都缘自欧洲对我的吸引。这种吸引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是欧洲知识本身的魅力。欧洲是中国之外人类另一辉煌文明的家园，其演化路径同中华文明截然不同。近代以来的欧洲，在物质文化、科学发明、制度建设、艺术创新等各个方面均走在世界前列。欧洲的古代理非事事如意，近代也发生过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但是欧洲总能化干戈为玉帛，绝处逢生，凤凰涅槃。欧洲何以成为欧洲？欧洲发展的秘诀何在？如何才能读懂欧洲这本大书？

其二是欧洲对于中国的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近代以来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军事、科技还是政治，无一不是以欧洲为参照

系统的。科学、民主的老家是欧洲，共产主义、市场经济也源于欧洲。近代中国的文化先驱严复、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无一不是从西方寻找灵感的。近代的美国也对中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是，美国新大陆另起炉灶式的发展道路并不适宜于承载着传统重负的中国，欧洲冲破传统的路对中国更具启示意义。对于中国，欧洲是一面奇妙的文化之镜，中国在这里更可能显示出真身。

最后，欧洲的魅力也表现在其对人类未来的示范意义。今天的欧洲不再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的中心，这一地位早已由美国取而代之。不过，当今的世界，也不再是美国的世界，新兴工业国（印度、中国、巴西）已冉冉升起。当人们谈到欧洲时，似乎更多的是衰退与没落。如欧洲联合目前虽已走得很远，但舆论包括欧洲人自己看到的似乎更多的是分裂；又如当前欧债危机的阴影迟迟无法消除，在众多尤其是新兴国家的评论者看来，欧债危机实是欧洲文明衰落的征兆。然而鉴于欧洲是现代制度的发源地，欧洲所须面对的困局实际也是世界的困局。欧洲曾经先走一步，步入近代，今天的欧洲面对未知的人类未来同样首当其冲。为了摆脱中世纪的狭隘与专制，近代欧洲选择了民主；为了告别战争与争霸，欧洲尝试民主联合，主权共享。也正是因此，无论是欧洲联合的探索，还是欧洲对近代以来人类发展模式的反思和追问，对于中国和整个人类均具有普遍意义。

笔者在欧洲常常被问及：一位中国知识人，何以会对欧洲如此热衷？我的回答是：越是心忧中国，越需要了解欧洲；越是了解欧洲，越能够感悟中国。亚里士多德说：不了解他者便不能了解自我。如果我们超越兵家之见，孙子所说的知己知彼，应该也有这一层道理。笔者多年身在欧洲，观察欧洲，评判欧洲，反思

欧洲，欧洲对笔者的诱惑不可谓不深。此种诱惑既是文化的诱惑：何以欧洲独特的文化得以催生、光大世界普适的价值；又是制度创新的诱惑：何以欧洲既是民主又是乌托邦的故乡？反观中国，足可以同欧洲并驾齐驱的中国文化传统能否既向世界贡献理想的愿景，又发展出抵御乌托邦的制度动力？

启明文丛

(第一辑)

知识人的黄昏

傅 铿 著

(2013年1月出版)

旅美学者傅铿拥有丰富的学科背景，这部学术随笔集围绕“知识人”的核心问题展开，反思了传统知识人的启示录传统与乌托邦救世主义；宣告了法国的先知式知识人正日渐消亡，而普世知识人将浴火重生；分析了美国政治滑向管制民主和反向极权主义的后果，预示着美利坚的黄昏的到来。

民主与乌托邦

陈 彦 著

(2013年1月出版)

这部巴黎读书思想札记展现了陈彦博士从学术研究到社会实践的心路历程。他所关注的欧洲联合工程如若成功，将从根本上改变21世纪世界的政治分野与战略态势，可谓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以民主方式，尝试建构社会制度的独一无二的社会工程。有学者称之为人类最后的“乌托邦”。

生活和文本中的社会学

李培林 著

(2013年1月出版)

持续的社会结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有时死气沉沉，有时又变幻如云，社会学研究的正是日常生活基层结构的变化规则。这本随笔集记录着李培林研究员多年学术研究的轨迹，从社会学著作解读到社会学思潮梳理，从访学见闻到书斋心得，是一本融合了理性观察、科学分析和人文关切的佳作。

思想者的语言

黄燎宇 著

(即将出版)

本书收录了黄燎宇教授20年间撰写的30篇文学批评，主要涉及18世纪到21世纪的若干名家名作。借助德国文学评论，作者研究了德国心灵、德国精神和德国问题，就启蒙与浪漫，市民精神与艺术精神，德国历史的特殊性与德国社会的正常化等话题，展开了饶有兴味的探讨。

目 录

自 序 1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1

布罗代尔及其“总体历史”观 3

杜梅吉尔和比较神话学 11

失去了布尔迪厄的法国社会批判理论 20

跨时代的列维—斯特劳斯 31

回看世纪之交的法国知识界 35

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 45

发现美洲与走出中世纪 60

法国知识分子的在野与参政 67

祭奠亡灵与借古释今 79

历史庆典：奠基神话与记忆重塑 85

法国废奴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省思 91

承担历史黑暗与民族心灵叩问 95

殖民历史与集体记忆 103

观念与激情 113

生态政治的意识形态陷阱 115

新闻自由与冒犯国王	122
从同性恋市长说到权力游戏的妙用	126
勒庞震撼与法国宪政危机	134
闲谈法国罢工文化	143
亚洲的崛起和欧洲的反思	149
向往新世纪的乌托邦	154
《人文科学》：民主的危机与民主的建构	158
《人文科学丛刊》：观念世界与政治激情	162
《新观察家》：本世纪最后一个集体之梦	165
法式犬儒	169
我与这几本书	172

衰落与新生 177

欧洲之于中国的意义	179
欧洲悖论与欧洲联合	183
理性工程与“善的反弹”	192
欧洲人的文化批判与文化自觉	208
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焦虑与紧张	218
第三只眼看民族与民族主义	227
从“美国威胁论”到“美国崩溃论”	234

欧美关于伊拉克危机的分歧及其渊源	248
从竞争到共治	261
天空、海洋、文明	274
希腊—土耳其之行	279
“我们都是这个星球上的公民”	292
从中西文化对话到探索生命奥妙	303
欧洲的衰落与新生	325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布罗代尔及其“总体历史”观^{*}

案头上的那套《地中海及 16 世纪地中海经济》¹ 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这是巴黎 A. 高兰 (Colin) 出版社的最新版本。此书自 1949 年出版以来, 这已是第六次再版了, 可见其价值经久不衰, 然而它的作者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却已在去年 11 月 28 日溘然长逝。布罗代尔是一位法国历史学家, 然而他的影响却远远超越了国界。他的著作被译成英、德、意、西、葡、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多种文字,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甚至设有布罗代尔研究中心。英国史学家托马斯 (Keith Thomas) 写道: “如果设立诺贝尔史学奖, 布罗代尔将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位获奖者。”另一位英国史学家 T. 吉尔丁 (Zeletin) 说得更明白, “在英国, 布罗代尔很久以来就被公认为历史学界的‘教皇’, 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位从事西方史研究的后来者, 对法国这位天才历史学家, 我一直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布罗代尔的逝世更激发起我介绍其人其书的欲望, 因而尽管我对布罗代尔及其思想只有极为肤浅的了解, 也不能不提笔撰文了。

^{*} 本文原刊于《读书》杂志 1986 年第 4 期。

¹ 此书法文题为《地中海及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英文版译名为《16 世纪地中海经济》(*The Mediterranean Economy in the 16th Century*), 比较简洁, 但似乎不能传达作者写“地中海”的初衷, 故这里综合二者将译名调整如此。

一位“世界公民”

F. 布罗代尔 1902 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其父为小学教员。在当地小学他同法国著名电影演员加班（J. Gabin，曾主演《悲惨世界》）是同学，后随父转至巴黎就学。中学时代，其拉丁文和希腊文成绩十分突出，并对医学感兴趣，由于父亲希望他成为教员，他选择了历史学。1923 年，他刚满二十岁就轻松地通过了法国史地教师资格统考，并被派往阿尔及尔一所中学任历史教员。他在这座海滨城市一待近十年，深深地被地中海的深广和美丽所吸引。从此，他与地中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他写作其巨著《地中海及 16 世纪地中海经济》的缘起。1932 年他回到巴黎，先后在几所名声显赫的中学任职。1935 年他又赴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教直至 1937 年。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涯时说：“这是我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如果我一直待在地中海沿岸而没有经历这一时期的话，我的某些历史观念就永远不会产生。”1937 年，他被任命为法国高等研究院（EPHE）研究员。正当这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青年史学家准备大展身手之时，却被卷进了战争。1938 年他被动员参军并被送到马其诺防线。马其诺防线的崩溃使得这位青年史学家成为战俘，先后被关押在德国美因兹和卢卑克的战俘营中一直到 1945 年 5 月。长达五年之久的囚禁生活似乎成全了他。在战俘营中，在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他凭记忆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的大部（出狱后他又做了大量的史料订正工作）。1947 年，他通过论文答辩并成为《年鉴》（*Annales ESC*）史学杂志主编。1949 年他接替费夫尔（L. Febvre）任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1956 年出任法国高等研究院第六分院

(后独立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任。1984年他被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达到其事业的巅峰。他是国际上包括牛津、剑桥、日内瓦、芝加哥等二十多所大学的荣誉教授和十多所科学院的外籍通讯院士。

如果说布罗代尔的一生经历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他的“国际性”。他的《地中海及16世纪地中海经济》一书是在英文版获得成功后才为法国人所承认并引为骄傲的。但直至晚年,他仍然觉得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他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一个身兼俄罗斯、阿根廷、犹太三族的历史学家。他对我的理解很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混血。”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写道:“布罗代尔是法国最具国际性的历史学家,这不仅由于其广博的知识,还在于其本身的气质。他一生的几个重要时期都是在外国度过的,他是一位世界的公民。”

年鉴派的领袖

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史坛上一直活跃着一支史学新军,他们向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挑战,反对历史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强调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反对历史仅仅是政治史,将历史的视野引向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靠近,相互渗透。这支史学新军,便是如今人们所称的“年鉴”派(因他们控制的《年鉴》史学杂志而得名)。年鉴派的奠基人是费夫尔和布洛克(Marc Bloch)而非布罗代尔,然而布罗代尔却成为这个学派的真正领袖。布洛克的早逝,使年鉴派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史

家。布罗代尔从费夫尔手中逐渐继承了年鉴派的全部家当：《年鉴》杂志，高等研究院第六分院。他不满足于导师们的成就，将第六分院改建为社会科学院，在一个古老监狱的原址上建起了研究院大楼。从此这座大楼不仅成为年鉴派的基地，而且成为一个与保守的索邦大学（或译巴黎大学）抗衡的学术中心。在这里，凭着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睿智的眼光，汇集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以历史的眼光，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展开了研究。自50年代到60年代，《年鉴》史学杂志的领域大大扩展，历史地理学、经济史、历史人口学、历史社会学等都成为他们研究的对象。70年代又开拓了社会心理历史学领域。于是以布罗代尔为首的年鉴派的影响大大加强，成为史学界一支开拓进取的不容忽视的力量。同其前辈布洛克和费夫尔不同，他们是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后才起来反对旧史学传统的，而布罗代尔在企图跨入大学之时却被人拒之门外。这就使他具有更彻底的革新精神。作为学派的领袖，他非常注意对有创新精神的青年史学家的提携，在其晚年，他仍希望由他创建的社会科学院永远保持“新生力量之家”的特点。他认为他的治史思想同年鉴派的两位先哲费夫尔和布洛克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主张历史学应将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囊括进去，而他则强调历史学应放进其他人文科学中去，而创造一门新型的边缘学科，它的核心就是渗透和结合。他说：“年鉴派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一个学派，大家参加进来既不是为了事业上的飞黄腾达，也不是为了遵循某种教条。”这后一点也许就是年鉴派之所以存在的价值：不拘成说，勇于创新，永远探索。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典范。